

临窗集

何為



LIN CHUANG JI

1267
H213

0007981



临窗集

何杰

百花文艺出版社

临窗集

何 为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3/8 插页 2 字数 200,000.0

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5,000

书号: 10151·500

定价0.85元

内 容 提 要

何为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散文作家，《临窗集》是建国三十年来，他在散文这块艺术园地长期辛勤笔耕的作品选集。这里所收的四十篇作品，有不少名篇佳作，如《第二次考试》、《临江楼记》、《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等，早已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这本散文集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构思精巧，情思隽永，语言凝炼，含蓄深沉的艺术特色。

目 录

序.....	1
--------	---

第一辑 历史长卷中的短章

临江楼记.....	17
从苏家坡到古田会址.....	21
山城莲塘.....	27
纪念图印小集.....	32
土墙上的留言.....	38
节日书简.....	41
松涛.....	46
不朽的“字帖”.....	53
风雨夜航图.....	62
彩眉岭遐思.....	68
向无名英雄问好.....	74
春夜的沉思和回忆.....	77

第二辑 迟开的花拾存

第二次考试.....	85
两姊妹.....	89
最初的带路人.....	92
千佛山上的小树.....	97
石匠	103
小城大街	107
农学家和广播员	111

第三辑 画像试笔

园林城中一个小庭园	117
老师对我说	128
《浅草》上的战地之花	135
遥寄梅花村	141
大地的女儿	147
聂耳日记里的世界	155
未完成的聂耳故事	160

第四辑 山水云烟录

白鹭和日光岩	191
武夷山水	196
樱花之忆	203
榕城赋	207
湖畔	212

第五辑 大海和小岛的故事

壶江新屋	221
“汤匙船”和远航的船队	228
火光星花和铁锤声	233
水乡行	238

第六辑 留念之什

留念	247
战争年代里一个插曲	254
远行前的夜谈	259
遥远的上海街头之声	269
书的经历	275

附录

散文与我287

序

一

从北京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回来已经多天了。首都冬日，有很好的太阳。人民大会堂依然如昔，所有的落地长窗都闪着金色的光。多少年才有这样一次盛会，会后在行囊里装满了色彩纷呈的记忆。

现在我又回到自己的四层楼住屋里，坐在窗前的书桌旁。案头这篇散文集的自序，临走前就已动笔，但是数易其稿，至今没有终篇。我想给自己这本集子的卷首写些话，一则是向过去的漫长历程作一次告别，再则是向所有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作一次告白。

我躊躇了很久，迟迟没有落笔。

我想起了水一样流逝的青春年华。

三十多年前，抗战结束不久，上海联合晚报副刊《夕拾》约我撰写读书漫笔之类的专栏文章，名之曰《书海撷拾》。专栏的开场白《谈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世界。都有一扇向读者敞开的门扉，有一扇足以窥探作者心灵的窗户。等待着一声啄刺，等待你悄悄进去。你进去了，这书中的世界是美是丑，自然会全部呈现在你面前。作者

在自己的书中是无所隐通的。

那时是门外谈书，谈的是中外古今别人的书。书海浮沉，甘苦自知。一卷在手，偶或有所感或有所得，便信笔写来，写完了有如过眼云烟，了无痕迹，也别无牵挂。没有什么思想上的羁绊，以是行文之间也还不失几分自在，几分洒脱。

然而，待到我要为自己的书写一篇序跋之类的文章，却又每每感到思想呆滞，文字枯涩，大有无从下笔之苦。过去我把一本案头待读的书，喻作一个等待发现的世界，有心的读者尽可随意把窗户打开，登堂入室，去寻求，去探索，去涉猎。最终也可能一无所获，废然兴叹。这都决定于读者从开卷到掩卷之间的亲身感受，又何需作者自任向导，非要来一番导语不可呢？此其一。

其二，这又是个人的偏颇之见：在人类历史中，皇皇巨著浩如烟海，一本小书，不过如一滴水之归于大海，充其量也只能激起一朵转瞬即逝的浪花，一圈渐渐扩大又终于消失的感情涟漪罢了。独白太多，说不定反而招致物议，倒不如多留下一些空页，让读者有更多想象和思索的余地。

其三，也还是我的积习：最怕在大庭广众之间侈谈自己。滔滔雄辩的演说家诚然令人钦佩，夸夸其谈的说客则又令人不齿，我宁可学习默默坐在屋角里沉思的人。三五知己相逢时，莫逆于心，可以无话不谈，而在众目睽睽下，不若保持缄默更为有益。一篇序跋文字，面对不相识的读者谈论自己，就象站在街头的人群中发表什么宣言似的，总感到有点不自在，也缺少那一点能耐。所以，过去我在自己的集子中，难得写一二篇后记，即或勉力为之，也显得又短又拘谨，绝口不谈伴随着我的笔耕生涯闯过来的生活道路。

1
这就是为什么，我这本书的序言写了多次而未成篇的主要原因。可是当我翻开一本心仪已久的书，首先寻找作者在正文以外说些什么，喜欢倾听作者谈他的写作过程和背景材料。往往一段毫不矫饰的语言，隐现着思想的吉光片羽，给读者提供了一把开启心灵的金钥匙。有时，某段质朴的文字仿佛一条感情的溪流，通过字里行间悄悄潜入读者的内心深处。

序或跋，其实也是最亲切的一种散文体裁。

我愿意努力，在读者面前，也能打开我心灵的门窗，象面对严师诤友，象面对我所爱和我的人，作一次倾心的笔谈。

二

去北京开会前，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日子里，我的玻璃窗上反映出节日夜欢乐的灯海。窗下密集的参差屋顶闪烁着光的波涛。整个城市仿佛是透明的。满城灯光似乎都照入我的窗内，照亮我案头稿笺上一个刚刚定下来的书名：

《临窗集》。

《临窗集》代替了我原先考虑的另一个书名《寒窗集》。“十年寒窗”，古有名训，也说不出所以然，总觉得未免寒酸与辛酸。仅仅十年的治学时间，实在也不值一提。而且，今天的十年时间，较之古人的十年光阴，似乎短得多。如何衡量时间在生命中的价值？失去的时间是永远不可能追回来的，也是无法弥补的。

这几年来我常常寻思：窗子与生活的关系。

窗子对房屋的重要性，犹如眼睛之对于人。昔日，一位渊博的学者引用“眼睛是灵魂的窗户”这个著名的譬喻，说过一

句箴言式的话：“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我以为，这是随手写在人生大书上的智慧语言之一，给窗子与生活之间的联系，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注脚。

有了窗子，住在屋内的人才能看到窗外的晨昏交替，四季变化，风雨晦明，是霜晨雪夜，还是春秋佳日。墙上的一扇窗，不仅带来风和阳光和新鲜的空气，而且还把窗外的世界引进屋子里，使人们视野开阔，耳聪目明。

反之，屋顶下的四堵墙壁内，倘若连一扇窗子都没有，岂不是象盲者幽囚在永远的黑暗之中。没有光和没有色彩的生活，是何等可怕的生活！

我们因此可以领悟，窗子在现实生活中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尽管其道理至为浅显，却又万万不能忽视。

三

近年来，市上以某某之窗作为期刊或专栏文字的命题多起来了。大至世界之窗，历史之窗，时代之窗，小至书报之窗，影剧之窗，服装之窗，或者如文字之窗，艺术之窗，新闻之窗，旅游之窗等等，不由得招引熙熙攘攘的人群争相观看，而且这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很大的！

这一扇扇大小不一的窗子，都是通向今日世界以及未来的世界。每一扇开着的窗口，都吹来一阵阵强烈的风。人们尽情呼吸着新鲜空气，在昏眩中复苏，在震颤中清醒，在惊讶中奋起。倘若早那么几年，即使最大胆的人，最富有幻想的人，也是一个遥远的梦。

当然，并不是所有可以打开的窗都已经打开了。有的窗子虽然已打开，也只能隐约窥见窗外的一角景色，能见度依然有

限。可是在许多年垒砌起来的厚墙上，接连出现了许多窗户，毕竟是今天生活中可贵的现实，没有理由不加以珍惜。

也有这样情形，长期幽闭在没有窗，或窗虽设而紧闭的沉闷屋子里，一旦窗户敞开，窗外直射进来的阳光是如此灿烂夺目，光线太强，骤然间使人睁不开眼睛。

那不是太阳的过失。除非是生来的盲者，永远只能生活在黑暗之中。这不奇怪，光明的世界本来就不属于这一类人。可悲的是另一种人戴惯了有色眼镜，仿佛在一本正经的面孔上，带着一副面具，叫人分不出是在闭目养神，还是在打什么主意。而对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当眼睛习惯于阳光下生活的时候，更加悟到，若要打通人和大自然以至整个世界的隔膜，窗户乃是必不可少的。

窗外有多少新鲜事物吸引你，招唤你，推动你。下一步就是赶紧开门出去。因为春天虽然来到窗口，大好春光还在窗户的外面。

四

人的一生大约有不少时光是在窗下度过的。

我回顾那些跟自己的文学生活有缘的窗子。那旧时代的窗子，各各嵌在不同住房的墙壁上，有若一副副色彩斑驳的图画。画面上依稀留着褪了色的生活痕迹，在回忆中显得恍惚迷离。

最早是长江轮上的小小舷窗。

一九三四年秋末冬初，我伴随我的祖母从上海启程到武汉去。那是我少年时代一次难忘的航行。

江轮上肮脏不堪又十分拥挤。因为连年的兵燹和水灾，灾

民们离乡背井，成群结队到外地逃荒。这艘招商局的客轮竟象是一艘难民船。整条轮船，上下数层的甲板上和甬道上，到处挤满了衣衫褴褛哀哀无告的无票旅客们。

我们被围困在一间形似箱子的三等舱房里。舱房外的铁栏杆旁，狭长的走道上，全都是席地而坐的难民。舱房的门口是很难打开的。从上海黄浦江出吴淞口到汉口的江海关码头，在三夜四天的缓慢航程中，我几乎一直躺在双层铺位的上层。

上铺的头顶处，刚好有一扇白色的舷窗。窗外是单调的长江秋景。江上暮秋，寒意渐浓。在圆形窗户投入的一小块亮光中，我完全忘却了这令人心焦的航行，沉迷在无边广阔的文学世界里。行囊里带着几本“五四”以来的文学名著，其中一本就是传诵很广的冰心《寄小读者》。

每次看完书中几封美丽的信，我就从上铺悄悄下来，默默无言地依偎着一起远行的祖母。没有人知道，封建家庭在我苍白的童年日子里，投下了一道抹不掉的浓重阴影。我出生那年，祖母五十岁。从我幼年开始，我就跟随着祖母，许多年都在她身边。在感情上我终生依附着我的祖母。我只有在她身边才得到真正的母爱。而且懂得母爱包含着崇高的自我牺牲和对他人的爱。直到我成年后，她始终在精神上守护着我和我的一家。她永远是我生命中善良慈祥的守护神。

也许就因为我和祖母这种相依为命的感情，我在长江的旅途中含着泪读完了《寄小读者》——那是海外游子献给祖国母亲的一组至情的诗篇。温馨凄婉，真切感人。不久前我在第四次文代会上，有幸与冰心同志握手晤谈。她自然不可能知道，我心里对她有多么感激，感激她的信给当年长江轮上一个小读者也带来爱的温暖。

轮船在九江码头停泊卸货时，岸上和船上人声鼎沸，甲板上铁索的辘辘转轴声，搬运工的邪许声和货包沉重的落地声，交织成一幅紧张热烈的生活图景。

不顾迎面吹来的江风，我打开了拧得很紧的舷窗，寻视着滚滚的长江。江心的大浮筒旁边，有一只木盆在激荡的水面飘浮。木盆里两个小男孩，大的一个只有十岁光景，小的约六七岁，都光着全身，仰着细细的脖子向船上乞讨。可怜的弄潮儿！

移时，终于有个旅客俯着铁栏杆向木盆投下一枚铜子，一种在当年价值最低的货币。铜子掉入江水里。年纪稍大的那个孩子立刻从木盆里一跃而起，跳进翻滚的浊浪里，象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倏忽间一个小脑袋钻出水面，手里高高举起那枚从水底捞起的铜子。他深谙水性，熟练地踩着波浪，载沉载浮，渐渐靠近船身。于是又有几枚铜子掷落下去，船上旅客等候着观看这个小男孩在风浪中又一次的潜水表演。

江风凛烈，我突然感到浑身一阵寒颤。

直到开船的锣声响起来，敲锣的水手绕着甲板飞奔过去，轮船起锚开航，我还从窗口注视着那两个在浪涛里搏斗的孩子。终于那只木盆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我躺在铺位上拿起一本书，怎么也看不下去。

长江上翻滚着无尽的波浪，象一本无边的生活大书，我读到的是其中一页。

五

在上海亭子间阴暗的窗下，我度过了三十年代中期到四十年代后期的大部分日子。

窗口一角，举目可见十八层高楼的鹅黄色巨大侧影。大楼

象城市里一座巍峨的山。冬天挡住了阳光，夏天则又挡住了风。我的亭子间终年都笼罩在阴影里，象是峡谷下的小屋。

小窗幽暗。窗外的灰色小弄堂里，没有阳光，没有绿色的生命，于是便渴望热带国度里浓绿的参天乔木。古代的域外哲人暝坐在菩提树下沉思默想，我乃以“菩提楼”为斗室的命名。这当然很幼稚可笑，不过是借此表明对生活的渴求而已。

窗前有一张用肥皂箱和粗木板搭成的桌子。这张低矮没有脚又很不稳固的自制“书桌”，倒有点象手工业作坊里的工作台。就在这粗糙的木板上，摆着鲁迅创办的《译文》和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以及其他文学书籍。有了大师们的辉煌著作，陋室便成了神圣的殿堂。在这里，一个笨拙的文学学徒从“描红”开始，夜以继日伏在案头，努力做着学校以外的初级文学作业。

抗战前夕，那个寒冷的上海冬天，我十分怀念一位贫病交迫而死的国文老师，一位指引我走上文学道路的启蒙老师，写了一篇五千字的散文。这是在肥皂箱上写成的，一篇没有投入废纸篓的习作。开明书店印行的一九三七年六月号《中学生》杂志上，选用了这篇投稿，主持刊物编务的是夏丏尊、叶圣陶等几位先生。

这次文代会闭幕时，合影留念以后，来到灯光通明的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在《月光照在科罗拉多河》的悠扬乐声中，我在茶会上与叶圣陶同志幸会。叶老须眉皓白，满头霜雪，而精神矍铄。没有更多的时间交谈，也不可能向他倾吐我的感激心情，我唯有在心里默默地向他致敬：叶老，你是一代宗师，你在中国的文学大地上培育了几代人，你始终在前面领路。

《路》是我在《中学生》发表的文章题目。我就是在“五

四”以后文艺界前辈们直接间接的教育下起步学走路的。既是文学道路，又是生活道路。自然那时候不可能预料，日后我将以毕生之力长途跋涉的文学道路上，与其说有多少坦途，不如说有多少崎岖和歧路！

窗内亭子间里的天地是很小的。思想和感情却有如不羁的野马，不甘于关在阳光照不进的屋子里。我常常感到难以排遣的孤独和寂寞。直到有一天，从爱情的花园里吹来一阵温柔的风，吹进我蜗居的小屋。我开始编织绮丽的梦，培植热艳的青春之花，迷失在一片奇异的风光里。风过后，摇落了镜面上破碎的花影。我拾存一些零落的蓝色记忆，又回到没有脚的粗木桌子上，耕耘我自己小小的一块园地。

不久，抗日爱国救亡运动的连天烽火也照亮亭子间的小窗。我从虚无飘渺的所谓人生理想中脱身出来，逐步走向现实生活的土壤上。我开始接触一些革命的书。其中之一就是斯诺那本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国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教科书。不知多少要求进步的青年接受它的影响。这本红色布面的书籍揭开了一个令人憧憬的新世界，人们第一次看到延安的红星光芒照耀着中国。第一次看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等伟大的名字和他们伟大的革命经历。第一次看到中国革命航船的桅杆出现在北方地平线上。

一九三九年暮秋，上海沦陷为“孤岛”时期。窗外的枯叶随风飘舞，灰色小弄堂里铺满厚厚的落叶。一天，一位早在我童年时就与我家庭有往来的朋友，一位来往于上海和新四军革命根据地的地下党员，进入我的亭子间里。

由于他的帮助，我才能实现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我跟随地下党组织的上海各界人民救亡代表团，秘密地到皖南新四军